栗谷全書 十四

説 賛 銘
祭文 雜著

共三十七

へ16
2426
14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四目錄

說

送趙汝式說

人心道心說

克己復禮說

贈柳應瑞(夢鶴)治郡說

贈洪甥(錫胤)說

護松說

贊

夫子文章贊

銘

2426
37-14

思菴琴銘

祭文

祭聽松先生文
祭退溪先生文 二
祭李正 之蕃 文
祭土亭李公文
祭休菴白公文
祭黃岡金公文
祭韓士冏 胤明 文
祭外祖母李氏文
祭伯氏文
祭伯嫂郭氏文
祭甥女沈彥明妻趙氏文
祭宗簿寺正盧公文 二
金沖菴祠宇祭文
成大谷祠宇祭文

雜著

箕子實記
金時習傳
李氏感天記
張叔 仁友 孝行志
論心性情

雜記
記大學小註疑義
晦齋大學補遺後議
瑣言
自警文
六條方略與徐御史 益
策問 四
易數策
天道策
孔孟言性道軍旅疑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四

說

送趙汝式說 乙亥

趙汝式作通津求贈言余謂爲邑有二策興利除害足民設教者其上也量蠲舊弊清淨無爲者其次也由前之說者失於煩擾則民怨作由後之說者失於疎脫則吏情懈有爲而不煩無爲而不疎然後可以宰千室之邑矣汝式讀書窮理存心愛物今玆一邑不翅一命於人必有所濟臨民之要不過使輸其情御吏之法不過正己格物程子之言盡矣珥何更贅第有一事欲試而未能者今爲言之古之宰邑者賦

於民爲俸俸有常制足食而分其餘以周親舊視俸多少以裁闊狹今也不然宰邑者無常俸邑中斗米以上皆爲國物雖伯夷爲宰不私用國物則無以糊口此國法之未備者也於是君子旣難於守法而貪夫踰越太甚國賦之外無名科歛使民不堪勢使然也惟幸邑有義倉春散冬歛恒剩十之一以備鼠耗耗穀乃爲邑宰之用已成通例愚意欲悉罷無名科歛而以一歲耗穀三分之一以供衙屬一分以奉使客及應親舊之需恒留一分以爲贏餘未知此法可行乎汝式到縣試以此商度如不可行還以相諭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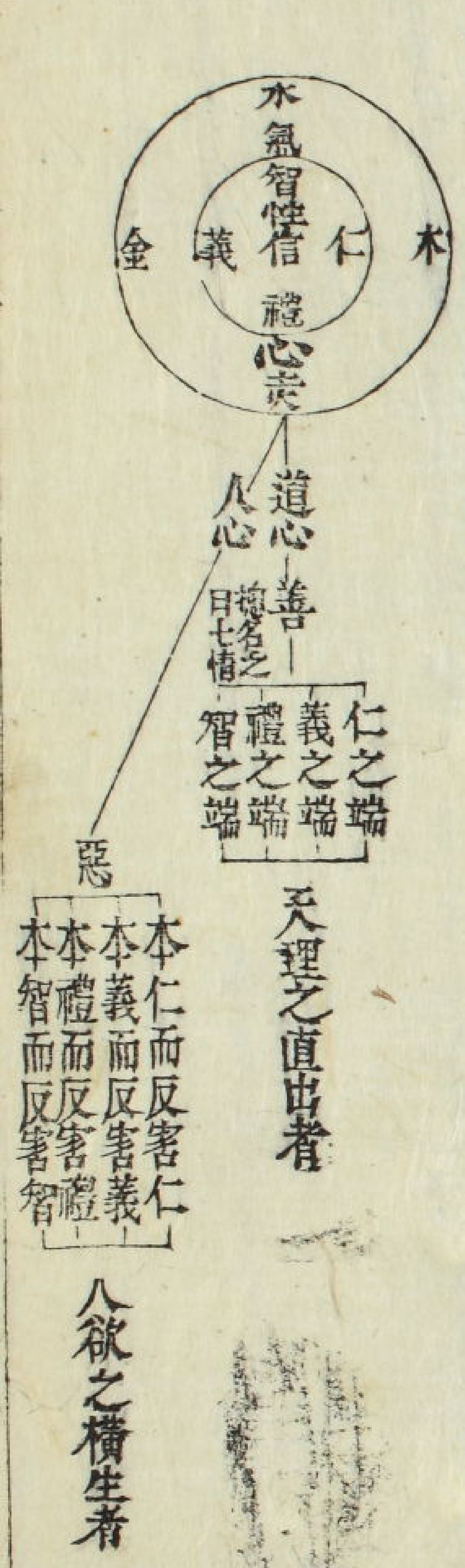
人心道心圖說 壬午○奉教製進

臣按天理之賦於人者謂之性合性與氣而爲主宰於一身者謂之心心應事物而發於外者謂之情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未發已發之摠名故曰心統性情性之目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之發也有爲道義而發者如欲孝其親欲忠其君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非義而羞惡過宗廟而恭敬之類是也此則謂之道心有爲口體而發者如飢欲食寒欲衣勞欲休精盛思室之類是也此則謂之人心理氣渾融元不相離心動爲情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

理則無所發安有理發氣發之殊乎但道心雖不離乎氣而其發也爲道義故屬之性命人心雖亦本乎理而其發也爲口體故屬之形氣方寸之中初無二心只於發處有此二端故發道心者氣也而非性命則道心不生原人心者理也而非形氣則人心不生此所以或原或生公私之異者也道心純是天理故有善而無惡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惡如當食而食當衣而衣聖賢所不免此則天理也因食色之念而流而爲惡者此則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於人欲故雖善亦危治心者於一念之發知其爲道心則擴而充之知其爲人心則精而察之必以道心節制而人心常聽命於道心則人心亦爲道心矣何理之不存何欲之不遏乎眞西山論天理人欲極分曉於學者功夫甚有益但以人心專歸之人欲一意克治則有未盡者朱子旣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則聖人亦有人心矣豈可盡謂之人欲乎以此觀之則七情卽人心道心善惡之揔名也孟子就七情中剔出善一邊目之以四端四端卽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四端不言信者程子曰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蓋五性之信如五行之土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四時論者或以四端爲道心七情爲人心四端固可謂之道心矣七情豈可只

謂之人心乎七情之外無他情若偏指人心則是舉其半而遺其半矣子思子以七情之未發者謂之中已發者謂之和論性情之全德而只舉七情則寧有偏舉人心之理乎此則較然無可疑者矣性具於心而發爲情性旣本善則情亦宜無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純善而氣有清濁氣者盛理之器也當其未發氣未用事故中體純善及其發也善惡始分善者清氣之發也惡者濁氣之發也其本則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氣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見其爲仁義禮智之端故目之以四端情之不善者雖亦本乎理而旣爲汙濁之氣所掩失其本

體而橫生或過或不及本於仁而反害仁本於義而反害義本於禮而反害禮本於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謂之四端耳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皆此意也今之學者不知善惡由於氣之清濁求其說而不得故乃以理發者爲善氣發者爲惡使理氣有相離之失此是未瑩之論也臣不揆愚僭謹作圖如左



說

克己復禮說 壬午冬○爲詔使黃洪憲作

竊謂仁者本心之全德禮者天理之節文己者一身之私欲也人莫不具此本心而其所以未仁者由有私欲間之也欲去私欲須是整理身心一遵乎禮然後己可克而禮可復矣義禮智均是天理而獨舉禮者禮是撿束身心底物事視聽言動悉循天則動容周旋皆中節文則心德斯全而義智在其中矣顏子一聞聖訓擔當勇詣便復天性此所以獨稱好學也小邦之人所見孤陋只守程朱之說更無他道理可以敷衍雖欲不拘窠臼不可得也今因明問庶可啓發憤悱無任驚感之至 中朝性理之窩必有繼程朱而作者矣今士論所推可紹道統者爲誰願承高明之誨以祛坐井之疑

贈柳應瑞 夢鶴 治郡說

柳君應瑞作宰大興臨別求贈言余不敢也厥後三年聞柳君清以律己寬以御下慈以保民土豪窮戢靡不得所一境如在春風中余甚韙之柳君復貽書申前請余乃言曰士生斯世自幼而學將以有行也學在己行不行在時學不足而先求行不可也學已足而不求行亦過也士之官乎朝者職各不同而其行姑局必求大行則非居卿相不能也卿相非人人所能爲則惟邑宰親民可以自行其道施澤於民故

姑恐誤

士不能爲卿相則必當爲邑宰雖然今世之賢者爲少矣某賢爲相某賢爲卿而聲績無聞民不見德必也某賢作邑然後乃見政迹則能治一邑勝作卿相矣柳君方務於學未及求行而朝廷擧用非初心所樂不得已而應　命作縣未幾民已被澤其不負所學也明矣雖謂之學不足吾不信也第念今之爲邑一出於正則觸事拘礙蓋蠲無名之斂則官儲一空絕貨請之路則貢獻必阻止族鄰之侵則軍伍多闕玆三者俗吏之所恬視而學者所蹙頞也未知柳君於此三者能出於正而亦無拘礙乎將周旋應俗取不中不遠者乎昔者明道先生爲邑不枉道不廢法不駭俗而爲之沛然柳君有學於此則何難之有余見今世之士欲不枉道則長往而不出欲不廢法則深文而厲民欲不駭俗則模稜而屈己用於時而不失其身者無幾焉故愚於柳君深有望焉且先賢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柳君乎昔於學詳且勤矣爲政之暇溫繹舊得而日有新知毋滯前見毋隳因循精之以問辨守之以涵養擴之以踐履以臻高明光大之域則其學可成矣其澤於民者豈止於一縣哉柳君其勉乎斯

贈洪甥錫胤說 壬午

吾甥洪錫胤將歸覲母氏謂余曰錫胤非不欲學志

不竪立悠悠度日願得警語貼于座右朝夕省覽以起懶怠余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不知道無以爲人士而不學者是皆不憚爲禽獸者也旣不憚爲禽獸則座有警語顧何益哉錫胤再請曰元不欲學者無所用警語矣欲學而未能者則遇戒而發矣余曰然人之病有二一則血氣之病一則志氣之病血氣之病問醫求藥治之以外物志氣之病自悟自修治之以內心治以外者權在人治以內者權在我在人者人多以誠求治而在我者則畧不加功吁亦怪矣哉誠欲自修則知懶爲病則治以勤篤知欲爲病則治以循理知撿束不嚴爲病則治以矜莊知念慮散亂爲病則治以主一病雖在己藥不外求無不可治者矣何憂學之不成乎錫胤曰願聞持身要語余曰入則孝出則悌讀書以窮理行善以求復性靜則敬直乎中動則義方於外策之以勇猛持之以悠久如斯而已遂書以贈

護松說

金君說宅于鼎山下環其宅樹以松淸陰周匝可數百畝金君指以語余曰吾先人手所種也吾兄弟皆家于此以此松爲藩籬見物思親有不能自已者常恐裔遠傳泯不免斧斤之加欲得君數語掛于家廟壁上以示子孫余笑曰言何足倚哉君之子知君之

意君之孫知君之子之意雖至百世之遠以意相傳則終必不泯也若使堂構不墜興孝興悌則於祖先之物雖斷枝弊屨尙且寶藏而起敬況手植之里樹耶如或敎育乖方良心梏亡則其視父母亦如秦越况閭外之植物耶敎之以言不若敎之以身傳之以文不若傳之以意言何足尙哉金君曰此則然矣但秉彝天得也充之者固鮮絕之者亦鮮中人之性有警則發無戒則昧吾欲警發中人使之不昧耳彼梏亡其心秦越其父母者禽耳獸耳吾雖不敢以孝悌期子孫亦不可以中人待之耶子孫亦有心何至以禽獸自處耶其亦有發乎斯言也夫余曰善哉斯言以此垂訓足矣父歿而不忍讀其書者以其手澤之存也母歿而不敢飮其杯圈者以其口澤之留也況此偃蓋之松出於栽培之手潤之以雨露實之以霜雪閱眼而興懷怵惕悽愴焉雖一枝一葉之微懍懍然猶恐有傷尙可犯其條榦耶苟非禽獸其心者必知警矣君其免夫吾因此而有所感焉夫祖先積累辛勤期以必世始成家業而子孫不肖則敗毁之亟不俟終歲焉斯松之封植待數十年始克成樹而斤斧之伐則一朝可盡矣豈不類乎家業之難成而易毁也哉嗚呼斯其所以有感也夫

贊

夫子文章贊

天高地厚日臨月照經紀江漢賁飾山林察乎上下
孰闡幽深規圓矩方身度聲律動爲世道言爲世則
無隱乎爾孰燭玄微夫子之文展也天機書不能傳
辭不能讚卓爾在前庶幾仰鑽

銘

思菴琴銘

瑟瑟孤桐泠泠古音一鼓醒耳再鼓淸心無絃太淡
繁曲太淫我抱斯琴誰賞冲襟有懷師襄滄海雲深

祭文

祭聽松成先生文 甲子

維嶽凝精篤生德人風儀秀偉性氣眞醇孝感神明
信及豚魚潛心墳典游刃羣書夢斷浮雲浩然歸田
屋下牛溪屋上坡山於焉考槃十畝閒閒聲聞于天
鶴書翩翩寤言亦矢確乎不拔黃鐘未奏豫章誰伐
迨乎季年行安學成外無圭角內就高明一味簞瓢
樂以忘憂不出戶庭馨香四流高山仰止來自遠方
小子困蒙晩窺末光春風秋月擊目無際天胡不憖
鳳兮云逝匍匐一慟萬事已矣恭將菲薄以明誠意
不亡者存庶幾鑒此

祭退溪李先生文 壬申

嗚呼哀哉蓍龜旣失父母旣殁龍虎云亡景星沈光

歲序遷流今已再周袞衣皇皇孰補其闕赤子嗷嗷孰援其溺變怪百出孰設嚴防長夜漫漫孰曝秋陽嗚呼哀哉繄公之生間氣所鍾溫然如玉有睟其容志貫皦日行潔秋水樂善好義無間人己俛首下學眇思精研縷析毫分洞見幽玄衆說參差洪纖異宜折衷會一紫陽是師急流勇退出類離羣守道山樊富貴浮雲閒中日月靜裏乾坤在邦必達休聲徹天宸衷虛佇寵命聯翩公惟考槃確乎不拔幽居入圖高掛紫闥 嗣聖繼明側席如渴祥鳳來儀 經幄生輝十圖啓沃探隱闡微輿望日隆謙退愈卑三章辭闕浩然而歸調羹之手卷而懷之惟進與退繫國安危寂寞之濵有來摳衣惟公不倦兩端斯竭知德者鮮統緖誰接微言昭載耿光長新進不澤民退啓後人嗚呼哀哉小子失學貿貿迷方悍馬橫馳荊棘路荒回車改轍公實啓發有初鮮克哀我滅裂公辭端委余謝簪笏自擬負笈庶幾卒業天不慭遺哲人遽萎公之易簀余在西陲疾病纏緜道路阻脩承訃一慟萬事謬悠斂不飯含葬不執紼心期百違竟未奔哭嗚呼此生辜負幽明緘辭泂酌遠寓微誠嗚呼哀哉

又 代成浩原作

伏惟尊靈生鍾間氣玉潤金精制行高潔秉志清明

早馳藝苑用昭令名晩尋隆緒希聖鑽仰黃卷爲師
深思熟講弗得弗措操戈入室始若絲棼終乃冰釋
奧旨微言毫分縷析上泝洙泗下窮濂洛考亭遺訓
符契允合沉潛涵泳白首彌篤儒林瞻仰泰山喬嶽
急流勇退陶山是築幽居入圖達于　楓宸　明廟
傾心寵命日新公崇謙德富貴如雲民望愈隆守義
愈敦我　王繼明疇咨熙載仰成元老虛己以待公
猶相時不變素履諄諄十幅瀝血寫字用補　袞職
天恩斯答公身雖遠豈弛憂　國庶幾還　朝贊升
大猷一朝鳳逝顧天末由繄我先人養疾林丘不事
皎皎安分履常惟公化筆可發幽光冒慼陳惘終荷

一諾爰將往見質疑往復非辯之倘務存厥實公恢
弘度未嘗揮斥追思唐突不寒生粟末後有稟未蒙
回諭方深悚仄豈期聞訃一慟號絕追至弗悟嗚呼
已矣承敎無路俯擇狂言嗣孫是聞銜恩刻骨求矢
不諼哲萎之創百倍他人精爽南飛痼病在身軆魄
在牀未獲奔哭馬鬣已封未獲執紼嗚呼此生辜負
盛德緘辭致誠敢冀降格

祭李正之蕃文

江山性氣鸞鶴儀形居塵不染軒冕非情孝感神明
友于弟兄卜築仙丘擬畢一生臯音徹　天竟出戶
庭聊試牛刀惠留殘城一疾不瘳沉緜五齡薄雲高

春從木 春從木

志齋恨掩扃蓋棺事了千載流馨嗟余小子世契通
家情義俱深痛怛如何恭陳菲薄庶紆歆格

祭土亭李先生(之菡)文 戊寅

木列榛榛間挺大春草生離離或穎靈芝先生之降
實鍾秀氣水月情懷大羹腸胃忠信感物孝友通神
外孩內明游戲風塵土木形骸泥塗軒冕遇事沛然
坂上丸轉得失榮辱沸湯沃雪聲色臭味竊脂啄粟
五車何用手持寸鐵知我雖希積盛必發 王曰汝
諧出宰百里兒民奴吏咸戴樂只云胡一夜月犯少
微春折芝凋天日無暉嗚呼先生而止於斯盛大冲
氣悠散何之余生雖後早蒙不揮通肝照膽廓無屛
障先生戒余毋歎人望余獻先生少收天放相觀而
善冀獲晩功今玆已矣激余悲衷癀不躬臨葬不執
紼南天杳冥風雨蕭瑟緘辭寫哀遙奠菲薄有感必
應庶幾歆格

祭休菴白公(仁傑)文 己卯

生稟偉氣養以直節依歸哲師早講正學慝作道否
萬事瓦裂藏鋒韜彩內修不輟和光濁世人莫我測
簪笏儻來擢居言責爰有陰邪入于左腹將戱良善
密旨是託公奮直辭風霜滿筆旁觀吐舌公不變色
北謫南遷何怨何尤天運回亨慶集桑榆龍光是荷
位躋六卿褒以氣節 天語丁寧年踰八旬憂國彌

新不避時忌章奏孔勤不容何病在我無怍小子登門屢承誘掖性理之辨雖有異同辭和氣平所爭者公公年雖耋猶冀進德我未衰暮儻開茅塞庶幾一日瀾漫同歸奄忽承訃卒業無期道路脩阻哭不躬臨緘辭寫哀曷盡余心閒氣之聚悠散何適尙有不亡願垂歆格

祭黃岡金公 繼輝 文 壬午

英資出羣遠器夙成早選靑錢平步雲程逸足中滯蠖屈俄伸亨而復蹇職不私身毁譽通塞在命在人吾何容力一任吾眞識通古今神游自然憂樂悲歡相代乎前隨緣順應其保者天惟貨惟利竊脂於槖

位躋亞卿家立四壁常棣有華大衾爲樂謂公遐壽胡止中年等猥叅末契不辭執鞭每承雅言頭風便痊襟懷洞徹刮去毛皮稽古質今云是我師菁莪同席日月無幾如何不淑痛切云亡衆疑誰決士論誰匡撫柩長慟白日無光恭將菲薄以寫哀腸庶幾來格歆我椒觴

祭韓士回 胤明 文

惟靈生而洵美玉潤金精早轄正路刮垢生明泝流尋源日有功程有飭其儀有靜其聲蔚然芝蘭不焚自馨簪組來迫豈屑逃名潔不可浼任彼裸裎與望方隆沈痾遽嬰易簀之際辭婉神淸嗚呼士回奄捐

其生士林減春一片花零吾儕薰善不虧門庭卽之
也溫肝膽斯傾聖遠言湮長夜晦暝斯人不儞庶幾
有戚如何淇竹未覩青青天耶命耶太空冥冥招魂
無路來訣幽明恭陳菲薄庶格英靈

祭外祖母李氏文 庚午

伏惟尊靈生稟秀氣性度淑貞擇配宜家禮敬如賓
憂以救疹至誠感神義動鄉鄰聲徹 紫宸表厥宅
里流芳汗青中年晝哭在疚煢煢報善非祥天道冥
冥勿謂冥冥日監在茲五福之首實天所貽鮐紋滿
背黃髮覆眉我在孩提鞠于外家撫抱顧復恩重山
河託以後事視以寧馨祖孫其名母子其情我徂京
師累于簪纓嶺嶠阻隔消息杳茫我念倚閭掛冠歸
鄉一室承顏樂以忘憂擬以終孝萬事何求 天書
再下暫辭林丘忽驚心痛促駕回輈訃音逆路五內
焚摧我生不辰風樹抱哀惟一祖母寤寐在懷今又
棄我昊天何酷殁未飯含增余罔極皇皇纔息禮服
已闋先王定制不敢踰越此生已矣沈慟終天敬設
薄具以薦几筵嗚呼哀哉

祭伯氏文 庚午

嗚呼哀哉兄今捨我而奚適耶豈所親不在此而在
於冥漠耶父兮母兮皆不在人世無乃吾兄欲歸侍
於地下耶抑非吾兄厭世而儵短有數天不少假耶

不然何其友于之情至薄而棄之若遺耶嗚呼哀哉
惟吾兄之稟氣以和柔而爲資動與物而無忤靜淵
潛而自持早習藝而干祿嗟少伸而大屈晩通籍於
一命非榮利焉是黷嗚呼哀哉余生世之孔厄夙抱
慟於風樹幸荊花之無故期築室而恒聚傷舊業之
壁立尙齎志而未就奄吾兄之遘疾日沈綿而消瘦
謂二豎之適然竟澌盡而莫救旣失在天之富貴兮
又不克享乎中壽嗚呼哀哉彼蒼天兮何極哀我家
之禍酷閔寡妻之抱稺隔千里而攀號魄有依於先
塋兮魂南指而忉忉豈不欲安神於京洛奉饋奠於
几筵伊余啓處之未定且不忍嫂氏之顚天玆薦酌
而奉别精慌惚而分飛追卜築之有所期挈兄室而
西歸訓猶子而成立矢不墜乎家聲庶吾兄之瞑目
少弛念於孤煢兄有言兮弟莫聞弟陳辭兮兄豈知
噫嘻百年兮會盡惟不悲兮無窮期嗚呼哀哉

祭伯嫂郭氏文 壬申

惟靈少痛晝哭撫養孤兒義重于情攜幼北移協奉
祀事同爨共財荒凉海曲荊棘初開簞食布衣甘與
長終豈不懷土後私先公珥承 恩召遽辭蓬蓽戀
主縻爵僑居引日眷集于京分資俸祿南北東西惟
義是從嗟余兄弟夙遭愍凶風樹旣慟鴈行缺一擬
奉嫂氏殘生是畢同居未幾胡遘厲疾藥餌無效轆

轉牀席竟至不救天何慘酷子女顧號有耳不聞凰
隨鳳逝永辭世紛撫柩長慟萬事何言念及存歿心
焉如割玆將誠意寓此菲薄爽靈不昧庶歆泂酌

祭甥女沈彥明妻趙氏文

嗚呼哀哉秀者難厚清者難堅爾質旣淑爾命不延
臨訣何言仰視蒼天哭奠泂酌爾其臨筵嗚呼哀哉

祭外舅肅川府使盧公文 戊辰

惟靈氣肅而定神精而明亢乎其容邈若無情溫乎
其中睟腑悉傾出身太早未揚厥聲勉勉供職確不
求名循資積勞乃宰專城莅民以莊令信政成政成
何所曰羅曰星最後治肅感彼遐氓相率頌公譽達
王庭錫命增秩誕被 恩榮世降僞滋珷玞混瓊人
疑其假或斥其誠公惟自信徑情直行玉上蒼蠅玷
我堅貞鞶帶斯褫衆謗雷轟儻來之物何足重輕浩
然歸田庶踵耦耕小子迷方浪迹滄溟擧世背馳納
鑿難幷公稱奇士一言館甥歡愛之篤相對忘形公
還海鄉我糜于京宦興漸闌欲謝簪纓謂公尙強綽
有餘齡追陪杖屨擬畢吾生何期不淑沈痾轉嬰就
醫于洛藥不通靈善人遽殞天道冥冥我生不辰百
毒備經孰爲司命秉均不平又殲我舅使我伶俜執
手相訣魂消魄驚遺言在耳刻骨以銘勒斯稱子不
忝煢煢庶幾撫誨俾不零丁適値靡鹽萬里啓程幽

宅未臨慘戚倍縈顯晦殊塗永隔儀刑哀腸欲斷淚
若建瓴撫柩大慟白日無晶恭陳薄具愧乏芬馨公
其來格以慰惸惸嗚呼哀哉

又

風霜雨露載降載濡宿草運雲拱木夾途三年一歸
觸境悲吁我言不答我拜不扶爽靈孔昭盍降幽宅
鑒我微誠歆我泂酌

金冲菴祠宇祭文

生鍾間氣玉潤金精學回狂瀾文紹希聲早揚 王
庭辰告遠猷梟鳴夜半羣楚四咻碎我拱璧天胡罔
極天實有定泰運斯復鄉人起慶建祠妥靈恭陳明
薦庶鑒微誠

成大谷祠宇祭文

天賦純粹霽月方潔不受世羈考槃空谷學務存心
琴追古音孰伴林居有鳥有魚羽儀 先朝白駒遄
歸立懦廉頑百世是師高山景行揭敬祠宇吉蠲泂
酌庶幾享右

雜著一

箕子實記

箕子商宗室也或曰名胥餘學明九疇身傳聖道以
畿內諸侯仕爲太師帝乙嫡子受資辨捷疾拒諫飾
非其庶兄啓恪愼克孝箕子度受非元良以啓長且

賢勸帝乙立之帝乙難於廢嫡卒立受爲太子封啓爲微子帝乙崩受卽位號爲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虐日甚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子及少師比干曰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箕子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微子乃去之箕子諫紂紂不聽囚箕子以爲奴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

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受辱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比干諫而不退紂殺之周武王克商命召公奭釋箕子之囚王就見之虛己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王乃問以天道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敍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乃陳洪範其大目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農用八政四曰協用五紀五曰建用皇極六曰乂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徵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其論

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箕子旣爲武王傳道不肯仕武王亦不敢強箕子乃避中國東入朝鮮中國人隨之者五千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焉武王聞之因封以朝鮮都平壤初至言語不通譯而知之敎其民以禮義農蠶織作經畫井田之制設禁八條其略相殺償以命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不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闢其田野都邑飮食以籩豆崇信讓篤儒術釀成中國之風敎以勿尙兵鬪以德服強暴鄰國皆慕其義歸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宮室毁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朝鮮被仁賢之化爲詩書禮樂之邦朝野無事人民懽悅以大同江比黃河作歌以頌其德箕子薨箕氏世君東土周末燕伯稱王將東略地朝鮮侯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大夫禮諫之而止使禮西說燕燕亦止不侵侯亦自稱王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攻其西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幷

天下築長城抵遼東朝鮮王否畏秦服屬否薨子準立十餘年而秦滅燕燕齊趙民多亡入朝鮮及盧綰王燕朝鮮與燕以浿水爲界及綰入凶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東渡浿水求居西界爲藩屛王準信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鄙滿誘納逋逃衆漸盛乃遣人詐告王準漢兵十道至欲入宿衛遂襲王準準戰不敵浮海南奔朝鮮遂爲滿有自箕子傳四十一代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箕準被逐率其左右宮人入居韓地金馬郡號馬韓王統小國五十餘亦傳累世厥後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漸大馬韓寢衰百濟始祖溫祚王二十六年襲馬韓幷其國箕氏主馬韓又二百年而亡傳祚前後凡一千一百二十餘年

贊曰猗歟大師運遭明夷內貞而晦制義隨時被髮操音惟天我知宗國旣淪嗚呼曷歸法授蒼姬身莅青丘誕闢土宇樂浪作京鰈域長夜肇昭日星禁設八條文宣禮樂江淸大同山重太白子孫繩繩千祀是卜五世不斬迄受遺澤報祀仁辟極天如昨

謹按天生烝民必降聖賢以主之輔相化育宣朗人文以遂其生以立其敎伏羲以下迄于三王代天開物故命之以我東有民想不後中國未聞睿智有作以盡君師之責檀君首出文獻罔稽恭惟

箕子誕莅朝鮮不鄙夷其民養之厚而敎之勤變魋結之俗成齊魯之邦民到于今受其賜禮樂之習濟濟不替至於夫子有浮海欲居之志則微禹之嘆沒世愈深矣大哉箕子旣陳洪範於武王道明于華夏推其緖餘化洽于三韓子孫傳祚千有餘年後辟景仰若揭日月崇德報功世篤其典苟非元聖烏能致此嗚呼盛矣哉

齊人只知有管晏此固不免坐井至於洙泗之儒深繹夫子微言洛閩之士偏傳程朱遺敎亦其理宜也我東受箕子罔極之恩其於實迹宜家誦而人熟也然今之士被人猝問鮮能條答蓋由羣書散漫學之不博也尹公斗壽曾奉使朝　天中朝士人多問箕子之爲尹公病不能專對旣還乃廣考經史子書裒集事實及聖賢之論下至騷人之詠摭而成書名曰箕子志其功良勤而其嘉惠後學亦云至矣第念雜編經傳統紀難尋珥乃不揆僭濫竊採志中所錄約成一篇因略敘立國始終世系歷年之數名曰箕子實紀庶便觀覽焉　萬曆八年庚辰仲夏後學德水李珥謹志

金時習傳 奉敎製進

金時習字悅卿江陵人新羅閼智王之裔有王子周元邑于江陵子孫仍籍焉厥後有淵有台鉉皆爲高

麗侍中台鉉之後久住官止安州牧生謙侃終五衛
部將謙侃生日省以蔭補忠順衛日省娶仙槎張氏
於 宣德十年生時習于漢師生稟異質離胞八月
自能知書崔致雲見而奇之命名曰時習語遲而神
警臨文口不能讀意則皆曉三歲能綴詩五歲通中
庸大學人號神童名公許稠輩多就訪焉 莊憲大
王聞之召致承政院試以詩果捷而佳 下敎曰予
欲親見恐駭俗聽宜勗其家韜晦敎養待其學成將
大用賜帛還家於是聲振一國稱曰五歲而不名時
習既蒙 睿奬益懋遠業 景泰年間 英陵 顯
陵相繼而薨 魯山以三年遜位於是時習年二十

一方讀書于三角山中人有自京城來者時習即閉
戶不出者三日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于溷廁而
逃之託迹緇門僧名雪岑累變其號曰淸寒子曰東
峯曰碧山淸隱曰贅世翁曰梅月堂爲人貌寢身短
豪邁英發簡率無威儀勁直不容人過傷時憤俗氣
鬱不平自度不能隨世低仰遂放形骸遊方之外域
中山川足迹殆遍遇勝則棲焉登覽故都則必躑躅
悲歌累日不已聰悟絕人其於四書六經則幼時受
業于師若諸子百家則不俟傳授無不涉獵一記而
終不忘故平日未嘗讀書亦不以書笈自隨而古今
文籍通貫無漏人有舉問者應口說無疑磊塊忼慨

之會無以自宣凡世間風月雲雨山林泉石宮室衣
食花果鳥獸人事之是非得失富貴貧賤死生疾病
喜怒哀樂至於性命理氣陰陽幽顯有形無形可指
而言者一寓於文章故其爲辭也水涌風發山藏海
涵神唱鬼酬閒見層出使人莫知端倪聲律格調不
甚經意而其警者則思致高遠迥出常情非雕篆者
所可跂望於道理雖少玩索存養之功以才智之卓
有所領解橫談竪論多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禪道二
家亦見大意深究病源而喜作禪語發闡玄微穎脫
無滯礙雖老釋名宿深於其學者莫敢抗其鋒其天
資拔萃以此可驗自以聲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

迹佛取怪於時乃故作狂易之態以掩其實士子有
欲受學者則逆擊以木石或彎弓將射以試其誠故
處門者旣罕且喜開山田雖綺紈家兒必役以耘穫
甚苦終始傳業者尤鮮矣山行好白樹題詩諷詠良
久輒哭而削之或題于紙亦不示人多投水火或刻
木爲農夫耕耘之形列置案側熟視終日亦哭而焚
之有時所種禾甚盛穎粟可玩乘醉揮鎌盡頭委地
因放聲而哭行止叵測大被流俗所嗤點居山見客
問都下消息聞人有肆罵者則必色喜若曰佯狂而
有所蘊云則輒攢眉不怡見除目達官或非人望則
必哭曰斯民何罪此人當此任耶時名卿金守溫徐

居正嘗以國士居正方趨朝行辟人時習衣藍縷帶蒿索戴蔽陽子（賤夫所戴白竹笠稱蔽陽子也）遇諸市犯前導仰首呼曰剛中（居正字）安穩居正笑應之駐軒語一市皆駭目相視有朝士受侮者不能堪見居正以　啓治其罪居正搖首曰止止狂子何足與較今罪此人百代之下必累公名金守溫知館事以孟子見梁惠王論試太學諸儒有上舍生見時習于三角山曰乖崖（守溫別號）好劇孟子見梁惠王豈合論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生員爲自製者試瞞此老上舍生如其言守溫讀未終遽問曰悅卿住京山何寺上舍生不能隱其見知如此其論大略以爲梁惠僭王孟子不當見云云逸不收守溫旣卒人有言坐化者時習曰乖崖多慾寧有是就令有之坐化非禮吾但聞曾子易簀子路結纓而已不知其他蓋守溫好佛故云　成化十七年時習年四十七忽長髮爲文以祭祖若父其文略曰帝敷五敎有親居先罪列三千不孝爲大凡居覆載之內孰負養育之恩愚騃小子似續本支沉滯異端末路方悔乃考禮典搜聖經講定追遠之弘儀參酌淸貧之活計務簡而潔在腆以誠漢武帝七十年始悟田丞相之說元德公一百歲乃化許魯齋之風云云　遂娶安氏女爲妻人多勸之仕時習終不能屈志放曠如舊値月夜喜誦離

騷經誦罷必哭或入訟庭持曲作直詭辨必勝案成
大笑破棄之多與挑達市童傲遊醉倒街上一日見
領議政鄭昌孫過市大呼曰彼漢宜休昌孫若不聞
者人以此危之相識者絕交惟宗室秀川副正貞恩
南孝溫安應世洪裕孫輩數人終始不渝孝溫問時
習曰我所見如何時習曰穴窓窺天(言所見小也)東峯所
見如何曰廣庭仰天(言見高而行未到也)未幾妻歿復還山作
頭陀形(僧家薙髮齊眉者謂之頭陀)喜遊江陵襄陽之境多住雪
嶽寒溪淸平等山柳自漢宰襄陽待以禮勸復家業
行于世時習以書謝之有曰將製長鑱爲劚苓朮庶
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縕袍千山積雪整王恭之鶴
氅與其落魄而居世孰若逍遙而送生冀千載之下
知余之素志 弘治六年臥病于鴻山無量寺終焉
年五十九遺戒無燒葬權厝寺側後三年將葬啓其
殯顏色如生緇徒驚嘆咸以爲佛竟依異教茶毗(僧家燒葬之名)取其骨作浮圖(小塔名)生時手畫老少二象且自
贊留于寺贊之亂曰爾形至藐爾言大侗宜爾置之
溝壑之中所著詩文散失十不能存一 李耔朴祥尹
春年先後裒集印行于世云

臣謹按人體天地之塞以淸濁厚薄之不齊有生
知學知之別此以義理言也若知時習者於文天
得則文字亦有生知矣佯狂避世微意可尙而必

拋棄名教蕩然自恣者何歟雖藏光匿影使後世不知有金時習抑何惘焉想見其人才溢器外不能自持無乃受氣豐於輕清嗇於厚重者歟雖然摽節義扶倫紀究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聞其風懦夫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亦近之矣惜乎以時習英銳之資礱磨以學問踐履之功則其所成就豈可量乎噫危言峻議犯忌觸諱訶公詈卿略無顧籍而當時不聞有舉其非者我 先王之盛德碩輔之宏量其視季世使士言遜者得失何如耶嗚呼韙哉

李氏感天記 癸丑

進士申公妻李氏成均生員諱思溫之女也生長于外祖參判崔公諱應賢之第天資純淑舉度沉靜訥於言而敏於行愼於事而果於善粗識學文常誦三綱行實不以辭章爲學旣長父生員率歸臨瀛居焉自適進士之後進士之親在漢城故歸侍舅姑于時李氏母崔氏疾病李氏遂告辭于姑洪氏東還侍病親調寒煖嘗藥以進愁容感顏夜不就寢竭力致孝有女數人訓之有方以故夙著鄉譽進士之來也輒欲同歸漢城李氏涕泣曰女有三從之道不可違命也雖然妾之父母今已俱老妾是獨女一朝無妾則父母奚託況慈堂久病不絕湯藥何忍棄別乎妾之

長慟血泣只爲此也今欲一言以稟於君君往京師妾在鄕邨各侍老親於意何如進士亦感涕遂從其言　正德辛巳李氏母崔氏卒是時進士自京將向臨瀛行到驪州聞崔氏捐世感愴之極食不知味氣漸不平冷發腦後行至橫城腦後尢冷至雲交驛遂疾病耳不聞聲熱氣方熾至珍富驛蒼頭內隱山請留進士曰留連苦痛不如速歸行至橫溪驛病勢尢重吐血數匙臨瀛人金舜孝適來見之使通于北坪李氏所居仍到丘山驛臥不能起強行入助山齋舍李氏之外弟崔壽㠓與李氏及諸女迎于路畔進士不能言僅頷而已扶入室面黑嘔血幾至不諱李氏初經哀毁又遭奇厄勞心竭誠焚香祈禱上下神祇無所不至連七晝夜目不交睫乃沐浴翦爪潛持小刀登外曾祖崔公致雲墓後山上設卓燒香拜天號泣曰天乎天乎禍善禍淫天之理也積善累惡人之事也惟我良人志操無邪行業無凶短喪之際身丁父憂疏食毁瘠不離墓側躬執奠饌衰絰三年天若有知應察善惡今何降禍如是其酷耶妾與良人各奉其親分在京鄕十六春秋妾之一身頃遭門殃慈母旣喪良人又病若不可諱則惸惸獨立四顧奚託伏惟天人一理顯微無間皇天皇天鑒此下情仍拔小刀斷左手中指一節仰天撫膺曰我之誠敬不至以至

此極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雖然吾之所天良人也所天若崩則如何獨生願以妾身代夫之命皇天皇天鑑我微誠禱天既訖又下拜于崔公墓曰生爲賢相死必英靈弼告上帝以達我情告畢還到臥內略無難色惟恐進士之知也是時久旱天氣甚朗俄頃之際黑雲倏起大雷下雨明朝次女侍坐假寐成夢則自天下藥大如棗實神人取之以服進士其日進士瞑目忽微語曰明日病愈崔壽嶸從旁強問曰何以知之答曰神人來報耳及期果愈鄕里驚嘆以爲誠感所致也時 中廟朝也事聞旌閭嗚呼五倫之中三綱最重而鼎立其位而不可輕重者也男子之於君親婦人之於父夫其事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天理人心之最重者無過父母而已則是無輕重之間亦有輕重矣世人之情恒重於仕宦而輕定省多重於婚媾而輕骨肉者吁可悲也然而內親而外君內父而外夫亦不可也然則若何在乎善處其間而已李氏珥之外王母也其於父子之間夫婦之際動以仁禮爲務眞所謂善處婦道而宜作閨門懿範者也伉儷之情非不篤厚而乃以侍親之故異居十六餘載進士之病也終運至誠以感天意儻非秀人之行超古之節烏能爲乎若使得列於士君子而俾處君父之間則其所以具忠孝而正國家者

從可知也嗚呼珥之錄此者豈徒然哉後之子孫其可目覩而已乎男而處朝廷者覩此爲規女而處庭闈者體此爲法則不患不爲賢人哲婦矣

張叔仁友孝行志

張侯諱仁友豐德人生五月失怙後三歲失恃爲祖母辛氏所鞠及省人事便呼爺孃左右求之辛氏悲且憫拘慰之曰汝父母已歿求于何所汝愼自愛成人克家是乃孝也侯聞語不覺失聲自後聞人呼父母聲必痛於心雖禽獸苟有母子相呴哺者則必指而羨之年十八白辛氏曰吾早喪嚴慈不能執喪願追服六年少紓終天之慟辛氏知其意切不甚止乃服素纔一年適家兄辭世辛氏乃曰吾初不止汝者汝兄在故也今汝兄棄我而逝非汝吾將疇依且張氏之祀託汝一人不可自輕遂親執肉強之侯不得已從辛命常曰父母不得同穴尢可哀慟若遷墓合葬得行喪禮則死無悔矣二十五歲辛氏歿侯哀毁以禮廬墓三年至五十四歲謂其子倫曰我情事不伸者爲汝年少不可託重故也今汝已長吾亦已老雖死非夭且死無後之罪矣吾將追喪二親以償宿願人固有一死使我死於喪瞑目無憾倫知其志不可回泣而從之侯又曰事死當如事生吾父母葬地皆卑下水出旁多巖石神必不安其所矣古人亦有

遷墓者始爲此也乃擇地而合窆焉廬於墓側服斬衰齊衰各三年親執奠物終日不解喪服每於晨昏焚香拜省以至胝膝郵有癘氣行祭自若一郵皆病侯獨無恙人皆異之年五十八始脫衰鬚髮無一二莖黑者親戚故舊多流涕嗚呼天地覆載而人不知其德父母劬勞而人不報其恩長於膝下親見啓手足倘有喪不以誠者孰有追旣遠之喪篤於愼終如張侯者乎可謂孝矣夫侯生於庚申八月丙午追喪之歲則癸丑也豐德之張出自　中朝有浙江人張伯昌以宋朝貴臣與其子舜卑避亂而東接於貞洲遂爲郡人郡卽豐德也

論心性情

余謂季鷹曰大抵氣質之性非別性也氣質包性與生俱生故謂之性也氣質如器性如水淸淨器中儲水者聖人也器中有沙泥者中人也全然泥土中有水者下等人也至如禽獸雖塞莫不有水譬如和水泥塊子也終不可澄淸蓋濕性已乾無計可澄且不見其有水而亦不可謂之無水也聖人情無不中君子情或不中而意無不中常人或情中而意不中或情不中而意中若以情爲無不善任情而行則何嘗不敗事朱子曰情者性之用性者情之體心爲性情之主斯言亦包氣質而言不可不省

余在江陵覽奇明彦與退溪論四端七情書退溪則以爲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明彦則以爲四端七情元非二情七情中之發於理者爲四端耳往復萬餘言終不相合余曰明彦之論正合我意蓋性中有仁義禮智信情中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如斯而已五常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七情中之不雜人欲粹然出於天理者是四端也

乙丑春元日余與江陵府使金文吉(添慶)話及惻隱之情金曰四端不可以中節目之余曰四端是已發可指爲中節大抵已發則便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安有非中節非不中節之情耶金曰見盜賊之將死生惻隱之心是可謂中節耶余曰罪其可罪而哀其將死是天地生物之心安可謂不中節耶禹之下車泣辜是已

余曰鄭秋巒天命圖以四端圖于下意字圖于上此是錯大抵學者近思力行爲急務至於天命則非猝然可談者也

雜記

子固歷見余談話從容語及心性情余曰公於此三字能一一理會否子固曰未也性發爲情心發爲意云者殊未曉得余曰公於此難曉則庶幾有見於心性情矣先儒此說意有所在非直論心性而今之學

孝爲此說所誤分心性爲有二用分情意爲有二岐余甚苦之今公自謂於此有疑則庶幾有眞知矣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動也情動後緣情計較者爲意若心性分二則道器可相離也情意分二則人心有二本矣豈不大差乎須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後可謂不差矣何謂一路心之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發後商量爲意此一路也何謂各有境界心之寂然不動時是性境界感而遂通時是情境界因所感而紬繹商量爲意境界只是一心各有境界

金長生李培達問曰父慈子孝常理也何故慈者衆而孝者甚鮮乎至於禽獸皆愛其子而不愛其親亦何故耶余曰以理言之末以本爲重以氣言之舊以新爲貴氣生生不息而往者過來者續往者以謝來者方新而理明者重本而愛親任氣之所爲者則不愛親而只貴其子矣大槩如此只在自窮得

此段本在論心性情篇內而意似不屬故移附於此

余甲子冬向江陵宿太和驛遇崔雲遠望中同宿夜話余曰今世之士不患不能言只患不能行耳望中曰退溪有言曰學者不省己過先省人過此是通患此言甚好

記大學小註疑義

在明明德小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

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理氣元不相離非有合也
小註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
者心之感
靈●心之知處雖未感物靈固自若不可曰心之感
也
小註新安吳氏曰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
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
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統體一
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爲一則
曰天理一理而已

章句釋至善處以事理言是天理之在事者也以人
欲對擧則言天理文字雖異而義則一也吳氏說乃
分一本萬殊其說鑿矣
小註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修
身而言謂身之所爲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
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者性發而爲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
而爲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
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
爲情其初無有不善卽當加夫明之之功是統體
說心發而爲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

之功是從念頭說
雲峯說未嘗蓋性發爲情未必皆善情之不中節者亦多矣意是緣情計較不但念頭而已雲峯之說單指四端之情非通論善惡之情而學者多誤見此論以爲情無不善苟如是則任其情勝而無約其情養其性之功矣爲害不細也

顧諟天之明命小註雙峯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
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覩恐懼不聞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靜中氣象也

如保赤子小註朱子曰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末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

此通論一章非論此一段

晦齋大學補遺後議

聽訟一節別爲釋本末章尋常未知其穩當置之經文之末恐爲得宜但經一章朱子則以爲孔子之言晦齋則以爲曾子之言未知何據若是曾子之言則以子曰結之宜矣若是孔子之言則不應更稱子曰此不可知也

安謂所處而安雖似指身而實是所知之安耳未及於行也若孟子所謂居之安則乃深造自得之效合知行而言不止於知一邊也然則大學定靜安之安

與孟子居之安之安雖似相近而輕重不同聯齋合而一之恐是未安以慮爲思雖不大悖但思是格物之路當初不思則無以知止而有定矣不應於物格知至之後乃更有思底功夫也先賢以慮處於知行之間而謂之臨事更精詳云云恐是不易之論也知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乃是格物致知也若不知所以然則恐不可謂之知止也定靜以下乃是知底功效意味漸深耳恐不如不惑知天命之實有等級分明也

經文二節置之格物之章文義似順第未知必然否也但窮理者窮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則本末先後在其中矣若只窮其本末始終而已則無乃窮理功夫有所遺漏乎知止云云一節只言其效而已由是觀之雖欲由經文而下格物致知功夫實不得其下手處矣不如程朱二先生之說爲詳盡而有功程可進也至善與中名雖異而實則同聯齋之說當矣但此是常談非創立之說也朱子或問中論理處合聖賢之說而爲一則至善與中之不異者因此可見矣

末段議論以仁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反覆援引累千百言可謂詳盡矣以朱子爲未盡而虞一字不明之禍流於後世可謂切矣雖然竊恐有不然者凡聖

經賢傳立言雖不同而所謂曰仁曰中曰誠曰敬四字之旨則莫不貫乎其中爲之骨子如大學則大意在於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明明德則修己之仁也新民則治人之仁也一篇骨子不出仁之一字矣安有獨於治國平天下章拈出仁之一字以爲之本乎能絜矩是仁不能絜矩是不仁此言不待發明辨說而自見矣何至節節證據如此之勞乎況堯舜桀紂云云其意不在於分辨仁與不仁也其意只言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故堯舜好仁而帥民以仁則民從之桀紂好暴而帥民以暴則民亦從之若己好暴而帥民以仁則民不從云爾此其主意豈在於仁與不仁之辨乎至於仁者之發身及上好仁之語乃措辭泛及仁字耳此豈主意歟若如晦齋之論則治國平天下以仁爲本而修身齊家反在仁字之外矣其可乎哉且仁字之義不明而害流生民禍及後世者尤不然人君只患夫不能明明德不能新民不能止於至善耳苟能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則是乃仁人也擧斯心措之天下如運之掌矣何必更明一字之義乎若不能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則雖誦仁字萬遍何救於生民之害後世之禍哉鄙意晦齋目覩慘禍故作此論以警一時欲救萬一耳不然則恐不當作支蔓之剩語以輕先師也後

之譽子必有能辨之者

瑣言

余讀漢史怪四皓之出處不正未敢顯言非之及見退溪質之正與鄙意相合但未見先正之論一日覽性理大全朱子曰四皓恐非儒者只是智謀之士余乃信吾見之不謬也或以羽翼太子者爲僞四皓舉朝皆墮張良術中然則良之欺君無狀甚矣此言亦不可信蓋戰國之末士不知道但以氣槩相高四皓只避高祖之嫚罵耳豈若伊尹太公之避世哉若以不見高祖爲高則安期蒯徹之流亦可謂高士乎嘗有詠四皓詩三首幷錄之

唐虞世遠更何求一出商顏亦浪游可惜龍顏空大度得賢終讓建成侯

溲溺儒冠亦一秦如何更作漢家臣那知四皓商山老盡是東宮贗死人

聘幣慇懃出漢廷商山應愧首陽青可憐四皓成何事贏得生平羽翼名

退溪以病還鄉卜築于禮安縣山谷間若將終身戊午春珥自星山向臨瀛因過禮安謁之呈一律云溪分洙泗派峯秀武夷山活計經千卷行藏屋數間襟懷開霽月談笑止狂瀾小子求聞道非偸半日閒退溪和云病我牢關不見春公來披豁醒心神始知名

下無虛士堪愧年前闕敬身嘉穀莫容稊熟美蔗塵
不許鏡磨新過情詩語須删去努力功夫各日親余
晉二日而別在臨瀛時退溪寄書及詩其簡云世間
英才何限只爲不肯存心於古學滔滔盡然其有自
拔於流俗者或才不逮或年已晚如君高才妙年發
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惟千萬益以遠大自期
勿以小得自足其詩云從來此學世驚疑射利窮經
道益離感子獨能尋墜緖令人聞語發新知又曰歸
來自歎久迷方靜處才窺隙裏光勸子及時追正軌
莫嗟行脚入窮鄉余和送云學道何人到不疑病根
嗟我未全離想應捧飮寒溪水冷澈心肝只自知早

歲春糧走四方馬飢人瘦始回光斜陽本在西山上
旅客何愁遠故鄉

自警文

先須大其志以聖人爲準則一毫不及聖人則吾事
未了

心定者言寡定心自寡言始

時然後言則言不得不簡

久放之心一朝收之得力豈可容易心是活物定力
未成則搖動難安若思慮紛擾時作意厭惡欲絶之
則愈覺紛擾倏起忽滅似不由我假使斷絶只此斷
絶之念橫在胷中此亦妄念也當於紛擾時收斂精

神輕輕照管勿與之俱往用功之久必有凝定之時

執事專一此亦定心功夫

常以戒懼謹獨意思存諸胷中念念不怠則一切邪念自然不起

萬惡皆從不謹獨生

謹獨然後可知浴沂詠歸之意味

曉起思朝之所爲之事食後思晝之所爲之事就寢時思明日所爲之事無事則放下有事則必思得處置合宜之道然後讀書讀書者求辨是非施之行事也若不省事兀然讀書則爲無用之學

財利榮利雖得埽除其念若處事時有一毫擇便宜之念則此亦利心也尤可省察

凡遇事至若可爲之事則盡誠爲之不可有厭倦之心不可爲之事則一切截斷不可使是非交戰於胷中

常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底意思存諸胷中

橫逆之來自反而深省以感化爲期

一家之人不化只是誠意未盡

非夜眠及疾病則不可偃臥不可跛倚雖中夜無睡思則不臥但不可拘迫晝有睡思當喚醒此心十分猛醒眼皮若重起而周步使之惺惺

用功不緩不急死而後已若求速其效則此亦利心若不如此戮辱遺體便非人子

六條方略與徐御史(益○甲申絕筆)

一撫接藩胡宣 上仁德曰爾輩中有不率者至於舉兵犯順將士奮厲咸欲極其兵力盡蕩巢穴自
上惻然曰彼輩作藩屏已數百年無異我民一朝因無知小醜自作不恭而不辨玉石遽加誅討則雖稱一時之快實結百年之寃今須撫摩鎭定降者待之如初不降者物色自異如是分辨然後可加征討云爾輩口食身衣安保妻子式至今日者皆我 聖上之仁德也爾輩將何以報之今者藩胡幾盡納降獨爲窮寇者尼胡而已以尼胡一人之故爾輩納降亦未分明如此遷延今年春夏戰爭猶不息則爾輩必不得安心作農矣奈何以一尼胡之故困此數百里藩胡乎尼胡前有降計心疑不服乍進乍退此豈納降之道乎爾輩不聞明看之事乎單身率其妻子投降于慶源竟得不死待之如舊此眞投降此眞納降也尼胡若如明看之爲則亦當待之如初不然則戰守宜須速決盡我兵力殲彼部落而爾輩亦當秣馬勵兵同討逋寇不宜坐觀成敗以招後日罪責也如是開諭而若臨焚蕩時則穩城鍾城會寧頭頭酋長妻子皆當質于城中待之極厚且不必迫促而只以

向國忠義之誠動之則彼亦必樂從矣

一窮兵黷武云者爭地殺人可以不已之謂也今者尼胡以城底藩胡世受 國恩職至資憲遂爲巨酋一身富貴有土有民秋毫皆 國恩也此胡一朝敢行侵亂屢發數萬之衆攻圍我邊城屠戮我邊民若不殄滅此胡之種無以伸我 王威亦撫藩胡矣今之議者皆以伐尼胡一舉視若深入狼居胥山將士所見碌碌誠可慨嘆雖然終不可但已彼尼胡若聞我兵威膝行轅門若明看之降則彼此或可無事矣不然藩胡納降既畢質其妻子之後以藩胡爲嚮導聯鑣齊進掩擊不意彼雖丁壯逃走老弱則亦多酋縶矣不加殺伐老弱妻子皆驅之以還以爲後日之質其部落則用大斧箇箇破毁使無餘痕夫如是則彼前無所投退無所據且聞老弱妻子不死則亦必生投降之計矣

一近來使命絡繹南北道不勝其苦願 別命簡其供饋列邑如有不能之事不須遽加威怒耳 別命之臣多與元帥不相得故天下之事多敗而少成此意須十分商量待元帥稱其禮讓凡事皆溫和商確少無違拂之意

一列邑將帥某可爲大將某可爲戰將某可爲守將某有才略而武藝不足某有武藝而才略不足孰有

兼得者一二詳察後日可以隨才用之

一元帥與閫帥不合之說方盛未知實然否耶須留心詳察或可消融相與集事否如不能消融豈非可憂之甚

一邊將不必大槩皆怯其中豈無忼慨欲埽犬羊者乎邊將之情一一詳察之際其人才否亦可見也

策問三

問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天地既生才德出衆之人則必付與億兆之衆使之治而敎之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及今數千載之閒王者凡幾作而名世者凡幾人歟其可歷數之歟既生是人則必付是任而或有賦其才德而不付其任者何歟堯舜湯文伊傅周召達而行其道於一時孔曾思孟周程張朱窮而傳其道於後世窮而不得行道於一時則勢固然矣達則何以不傳其道於後世歟二者終不可兼歟抑有兼之者歟太公之遇文王年已八十矣而曾無所著之書若使不遇文王而死則何以異於衆人之泯滅歟伯夷餓死首陽其窮甚矣而終不著書立言者何歟傳道之功莫高於孔孟程朱若使孔孟程朱得其時行其道則終無所垂之敎乎程子有言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信斯言也高帝蕭何之於漢太宗魏徵之於唐太祖趙普之

於宋皆可謂能了一世之事乎抑其時有其人而彼三君者不能收用歟若有其人而不能收用則其可指其人而言之歟管仲之於齊子産之於鄭諸葛亮之於蜀得君之專行政之久略同而皆不能行王道其故何歟抑有優劣之可言歟吾東方雖居海外實與中國相盛衰檀君以來有君有臣而能治而敎之者皆可指言之歟其治敎之術亦盡其天地付畀之責歟當今　聖明龍興羣賢拔茅蔚然有太平之望而治敎之效未有見焉抑行之有漸潛運默化而人不見其形迹歟此是王者雖興而名世者未出之故歟無乃世有其人而時未收用歟將三代之治終不可復於今日而儒者之道只資於講說歟於此數者必有其一願聞其說

問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亂則有治有盛則有衰理之常也然而以已然之迹考之則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盛時易衰衰不能遽盛其故何歟三代一往不能復回漢唐以下非無令主賢相而終不能效三代者抑何歟自今以後更不復見三代則天運不可謂循環矣其理亦可言其詳歟人性本善而惡者恒多善者恒少物理本正而麟鳳不出蛇蝎寔繁其故何歟何以則挽回三代而復見至治使天下之人善者夥而惡者鮮使天下之物祥者出而毒螫者不滋歟願

聞其說

問爲學莫先於明理明理莫切於讀書書契之前理固有焉將以何術明理耶堯舜之世此理大明而古人有臯夔稷契何書可讀之說然則唐虞之際無可讀之書耶六籍皆經孔門之手始克釐正未述未刪之前所讀者何書耶先聖之敎皆載於書昭如白日坦如大路讀此書者宜若迷塗之得指南而自周距宋千四百年之間非無豪傑之士而不聞有一人明理者其故何歟周程張朱奮乎絶學之後獨得讀書之效用何功而致然耶程朱以後書籍益多言學必以格致爲先言治必以王道爲尙此理益明讀書者議論高出管葛之上宜乎人材輩出世道日昇而修己則重名而輕實涉世則先利而後義處無尙志之節出無行道之望滔滔昏濁反不及前代貿貿無見之時其故亦何歟諸生傷今思古必有感慨之志何以則士得讀書之效以成爲己之學歟其無隱所蘊

問歷代相承有因有革孔子曰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後世之事何由可知歟以治繼亂則固有所革矣其或以聖承聖而亦有所革者何歟以舜繼堯而分九州爲十二以禹繼舜而合十二爲九州此亦出於不得已者歟漢武陋秦之舊改正朔易服色以新一代之制度而海内騷然幾踵覆轍唐宗平隋之亂盡

除苛政創立新法以租庸調均其賦役而昇平之業垂于後昆其革則同而治亂不同者何歟至如祖宗之法所當遵守而間有改紀者何歟商之武丁監于成憲而商道中興宋之哲徽紹述先緒而宋室南遷其法祖宗一也而興亡不同何歟子產更張鄭國之政而晉楚不敢加兵安石變更宋家之法而華夏入于腥膻其改祖宗之法一也而盛衰不同何歟設使孔孟程朱得時行道則其從改紀者歟抑從因舊者歟我國 祖宗創業垂統金科玉條極其詳密而法久弊生民失其所欲改則恐乖率由之典欲因則恐失變通之道二者得失其可辨歟識時務在俊傑願

問適宜之策

易數策

問儒者恥一物之不格而況天地之大象數之變乎厥初混沌未分睢盱渺茫二儀肇闢萬象繫焉其所以闔闢者孰主張是歟伏羲首出仰觀俯察河圖出而始畫八卦若非圖出則八卦終不能畫歟聖前後一揆道古今一致洛書見而大禹則之列洪範九疇之序二聖所見何據而有煩簡之不同抑有微意歟圖書互位易置生克奇耦之數大相懸絕抑天示人之意有前後之異歟逮至文王周公孔子推而衍之易道大顯於世如

非三聖則八卦五福之用不能變轉而六十四卦終不可成歟天地萬物之情無窮六十四卦之變有限而聖人以謂雖鬼神莫能逌其情狀以有限之變盡無窮之情者何歟蓍短龜長明告吉凶聖人之意必欲使人人行止一依龜蓍而然歟秦漢以下易道泯絕楊雄郭璞淳風一行之徒紛紜迭起互爲爭長其有補益於畫易之遺意歟洛陽邵子學究天人發前聖之未發作方圓之二圖何所法而然歟且於圓圖之中必置姤於乾之後置復於坤之後者何意歟天津鵑叫知小人之用事枯枝自落識元夫之來伐聖人作易之際其能逆知千載之下匠石之名豎儒之禍而然歟程朱兩賢傳義于羲經而或有註語之不同何得而何失歟方今選玉堂之士俾之專業學易輪遞講論若使有研覈潔淨精微之義者則其有益於國家之治而雖無格致誠正之學可乎願聞其說

對一理渾成二氣流行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非理氣之玅用也知此說者可與論易也今執事先生特舉易學之微意下詢承學欲聞研覈之說愚也糟粕淺見韋編未絕枕書未破安足以仰塞明問旣辱盛意不敢囚舌而爲之說曰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亦強名耳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是故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然之易則不可以八卦求也伏羲之易則不可以文字求也有文王周公然後易道之用明於世有孔子然後易學之義昭於後厥後道統不傳人懷異見雖窺易學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有宋眞儒克紹遺緖發前聖之餘蘊而斯道復明矣愚請因是而白之夫形而上者自然之理也形而下者自然之氣也有是理則不得不有是氣有是氣則不得不生萬物是氣動則爲陽靜則爲陰一動一靜者氣也動之靜之者理也陰陽旣分二儀肇闢二儀旣闢萬化乃生

其然者氣也其所以然者理也愚未知孰主張是不過曰自然而然耳混沌之氣雖爲天地之始而又未知混沌之前天地萬物幾聚幾散耶往復無際終始無端眇而視之其惟無極乎若稽古昔伏羲首出道統攸始天不愛寶地不愛寶於是龍馬負圖于以則之乃畫八卦蓋天地必待聖人然後乃以是數示之人聖人必待文瑞然後乃以是理著於世天不得不生聖人亦不得不出文瑞也此則自然之應而天人交與之妙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聖人仰觀俯察天地之開萬物之衆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

數豈獨河圖爲然哉一草一木亦可因之畫卦則河圖未出之前八卦之形已具於伏羲方寸中矣愚於程子賣兎之說深有感焉及乎大禹治水地平天成神龜負書于以則之以敍九疇人君爲治之心法於是乎在焉河圖之數主全故極于十而天地自然之象也洛書之數主變故極于九而人事當然之道也伏羲獨得乎圖大禹獨得乎書雖若煩簡之不同其實則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互爲表裏前後一揆古今一致又何疑哉蓋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耦贏而奇乏左旋而相生者河圖之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奇贏而耦乏右旋而相克者洛書之數也微伏羲孰能揭其全以示常數之體微大禹孰能敍洪範以示變數之用耶然而洛書之數亦可因之以畫八卦河圖之數亦可因之以敍九疇圖未始不爲書書未始不爲圖奇耦生克雖曰懸絶而其理則一也此理在天而爲八卦在人而爲九疇愚未見前後之有異也噫伏羲之易只有卦爻初無文字天地之理陰陽之變畢具於此降及中古民僞日滋文王是憂乃本卦義以繫彖辭爰及周公因事設教鉤深闡微昭示天下周德旣衰斯道復晦惟我夫子乃作繫辭發揮經義三聖一心以衍羲易垂象千古

如日之中箕子之陳洪範于武王者亦遠大禹之意也夫聖人德合天地明竝日月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求之於心術之動得之於精神之運非聖人烏能知易之微意乎大易之義實理而已眞實之理不容休息則上天安得不生三聖三聖安得不衍大易哉若六十四卦則伏羲已畫其象不待三聖然後乃成也大哉易也以之順性命之理以之通幽明之故以之盡事物之情其體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人知六十四卦之變有限而不知六十四卦之用無盡也自一而二二則一者二之本也其可謂二多而一少乎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六十四卦亦猶此也自六十四而至於無窮則六十四亦無窮之本也其可以無窮爲多而六十四爲少乎其卦則六十四而其理無窮其用亦無窮也是故時不一而卦無定象事不一而爻無定位先儒氏曰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必也窮其理而盡其變然後可謂知易矣聖人所謂鬼神莫能遁其情狀者豈欺我哉易者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者也吉凶之兆必稽卜筮蓋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是故古之聖王皇極雖建而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鬼謀以決其疑必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所以洗心齋戒

以聽天命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偶曰朕夢協朕
卜則聖人之謀及卜筮斯可知矣但後世不擇其人
其龜著又出於私心則與不卜何異哉嗚呼秦漢以
下聖學不傳易道遂泯知易之全體者固不可得知
易之一端者亦不出世蓋易者萬事之本也善惡由
是而生邪正由是而出是故學易而失其宗則流於
邪說者亦有之矣漢之楊雄晉之郭璞唐之李淳風
一行之徒或著太玄或談性命或推曆數可謂知易
之一端矣然而惟求於易而不求於理徒見其然不
見其所以然卒失易學之宗則安能有補於四聖之
遺意歟不知理而能知易者愚未之聞也若魏伯陽
之參同契亦學易而流於邪說者也豈特楊雄輩爲
然哉若其生于千載之下得契四聖之心學究天人
通乎性理者其惟邵子乎邵子之學出自陳希夷而
其獨知之妙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推伏羲之
卦作方圓之圖圓於外者爲陽動而爲天者也方於
中者爲陰靜而爲地者也天地之理皆在是矣圓圖
之中乾盡午中坤盡子中姤卦則陰之始生者也復
卦則陽之始生者也乾陽極而生陰故置姤於乾後
坤陰極而生陽故置復於坤後皆可以理推也冬至
爲復一陽初動夏至爲姤一陰初萌豈不與此圖相
應歟邵子旣明易理又精易數於伏羲先天之學文

王後天之數剖析精微遊刃無礙盡天地之終始盡物化之感應能知未來運智如神夫豈易言哉天氣自南而北則便知小人之用事此則以理觀時而逆見其未然也枯枝無風而墜則便知匠石之來伐此則以數推物而預知其將然也以理而推則不待占而可見矣何必天津鵑叫然後乃知國步多艱耶以數而推則非占不可也必待寓物成卦然後乃知物數當盡也聖人作易寓無窮之用於一簡編耳豈必爲某事而畫某卦哉其理至微其象至著惟窮理者可以盡其變耳若元夫之名則偶然也尤不可逆料也易理無窮而必欲事事牽合則無乃一曲乎若夫

程朱二賢俱傳道統洞明易學悼斯道之湮晦示學者以眞源程子之傳則發聖人之遺旨焉朱子之本義則明吉凶之定數焉其所獨見者不可求之言語文字間也雖或註語之不同愚安敢輕議其得失哉恭惟 盛朝斯文大振玉堂之士專業學易深明潔淨精微之義闡揚開物成務之道承我 王文明之德示我民當行之理佇見治敎休明鳳至圖出豈曰小補之哉然而易之爲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苟非格物致知則不得見其理苟非誠意正心則不得踐其實格致誠正易中之一事也不格致而欲見聖人之道則譬如航于斷港而求泛大洋也不誠正而欲

之聖人之道則譬如不移寸步而求陟泰華也欲學
大易者捨是何以哉愚旣對執事之問而又有復於
執事焉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易之至微者也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者易之至顯者也天之高地之厚
日月之明人物之繁山川之流峙者易之用也天之
所以高地之所以厚日月之所以明人物之所以繁
山川之所以流峙者易之體也大而天地之外小而
秋毫之末安有出於大易之外者哉伏羲畫卦則此
易寓於卦爻文王作彖則此易寓於彖象孔子繫辭
則此易寓於繫辭卦爻彖辭則易之已形已見者也
須知伏羲未畫八卦此易未形未見之前不可謂無
易也執事以爲何如謹對

天道策

問天道難知亦難言也日月麗乎天一晝一夜有
遲有速者孰使之然歟其或日月竝出有時薄蝕
者何歟五星爲緯衆星爲經者亦可得言其詳歟
景星見於何時彗孛之生亦在何代歟或云萬物
之精上爲列星此說亦何據歟風之起也始於何
處而入於何所歟或吹不鳴條或折木拔屋爲少
女爲颶母者何歟雲者何自而起散爲五色者何
應歟其或似煙非煙郁郁紛紛者何歟霧者何氣
所發而其爲靑者有何徵歟或黃霧四塞或

大霧晝昏者亦何歟雷霆霹靂孰主張是而其光曄爗其聲虩虩者何歟或震於人或震於物者亦何理歟霜以殺草露以潤物其爲霜爲露之由可得聞歟南越地暖六月降霜爲變酷矣當時之事可得詳言之歟雨者從雲而下或有密雲不雨者何歟神農之時欲雨而雨太平之世三十六雨天道亦有私厚歟或師興而雨或決獄而雨者抑何歟草木之花五數居多而雪花獨六者何歟臥雪立雪迎賓訪友之事亦可歷言之歟雹者非霜非雪何氣之所鍾歟或如馬頭或如雞卵殺人鳥獸亦在於何代歟天地之於萬象各有其氣而致之歟抑一氣流行而散爲萬殊歟如或反常則天氣之乖歟人事之失歟何以則日月無薄蝕星辰不失躔雷不出震霜不夏隕雪不爲沴雹不爲災無烈風無淫雨各順其序終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道何由諸生博通經史必有能言是者其各悉心以對

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理至微其象至顯知此說者可與論天道也今執事先生以至微至顯之道發爲問目欲聞窮格之說苟非學究天人者烏能與議於此歟愚請以平日所聞於先覺者以復明問之萬一竊謂萬化之本一陰陽而已是氣動則爲陽靜則

爲陰一動一靜者氣也動之靜之者理也凡有象於兩間者或鍾五行之正氣焉或受天地之乖氣焉或生於陰陽之相激或生於二氣之發散是故日月星辰之麗乎天雨雪霜露之降于地風雲之起雷電之作莫非是氣也其所以麗乎天其所以降于地風雲所以起雷電所以作莫非是理也二氣苟調則彼麗乎天者不失其度降于地者必順其時風雲雷電皆囿於和氣矣此則理之常也二氣不調則其行也失其度其發也失其時風雲雷電皆出於乖氣矣此則理之變也然而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然則理之常理之變者其可一委於天道乎愚請因是而白之曰自鴻濛初判而兩曜代明日爲太陽之精月爲太陰之精陽精疾運故一日而周天陰精遲運故一夜而不周陽速陰遲者氣也陰之所以遲陽之所以速者則理也愚未知其孰使之然也不過曰自然而然爾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其行也同道其會也同度故月掩日而日爲之蝕日掩月而月爲之蝕彼月而微則猶不爲變此日而微則陰盛陽微下陵上替臣逆君之象也而況兩日並出兩月俱見則其爲非常之變莫非乖氣之使然也愚嘗求諸古昔災異之作不見於修德之治世而薄蝕之變咸出於叔季之衰政

則天人交與之際斯可知矣今夫天之蒼蒼氣之積也非正色也苟非星辰之粲然可紀天機之運殆不可究矣彼昭昭耿耿各有躔次者何莫非元氣之所運也衆星隨天行而不能自運故謂之經五星隨時各現而不隨天行故謂之緯一則有常次一則無常度言其大槩則天爲之經而五星爲緯矣欲言其詳則非盈尺之紙所能盡矣星之爲瑞者旣不常現星之爲變者亦不常出故景星必現於昭代妖彗必孛於衰世虞舜文明景星斯現春秋昏亂彗孛斯作治若虞舜者非一代亂若春秋者亦非一代安可一一歷陳歟若曰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則愚竊惑焉星辰之在天者五行之精而自然之氣也愚未知某物之精乃爲某星也八駿之爲房精傅說之爲列星若此之類與所謂山河大地送影碧落之說何異哉此非儒者之所信也星之爲氣虛而凝者也其或陰氣未結或隕而爲石隆而爲丘阜者愚聞之邵子焉不聞物精之爲星也且夫盈天地間者莫非氣也陰氣有所凝聚而陽之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而爲風萬物之氣雖曰出於艮入於坤而其陰之聚者無定所則陽之散也亦無方焉大塊噓氣者豈可拘於一方耶起於東者爲長養之風則其可以東方爲始耶起於西者爲肅殺之風則其可以西方爲始耶枳句來巢

空穴來風則其可以空穴爲始耶程子之言曰今歲之雷起處起愚亦以爲調調刁刁者徧氣而起氣息而止初無出入也盛治之世陰陽之氣舒而不結故其散也必和而吹不鳴條世道既衰陰陽之氣鬱而不舒故其散也必激而折木拔屋少女則和而散者也颶毋則激而散者也成王一念之失大風偃禾周公數年之化海不揚波其氣之使然者亦由於人事也若山川之氣上升爲雲則休咎之徵因此可見先王設靈臺候雲物于以考吉凶之兆焉蓋休咎之作不作於作之日必有所由兆故雲之白則必有流散之民雲之青則必有害穀之蟲黑雲豈不爲水災之兆赤雲豈不爲兵革之徵乎黃雲則歲稔之祥也此乃氣之先見者耳若其非煙非霧郁郁紛紛蕭散漂霱獨得至和之氣而爲聖王之瑞者則其惟慶雲乎苟無阜財解慍之德則難乎致此矣豈爲水土輕清之氣徒爲衣狗之比者哉霧者陰氣未洩而蒸鬱者耳物之鍾陰者亦能生霧蓋山川之沴氣也其赤而爲兵象青而爲災孽者莫非陰盛之徵也莽賊僭位黃霧四塞天寶亂政大霧晝昏與夫高皇帝白登之圍文山柴市之死咸致陰霾或以臣下叛君上或以夷狄侵中國則若此者皆可類推也至若陽氣發散之後陰氣包陽而陽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故雷

霱一作潏

霆之作必以春夏此天地之怒氣也光之爗爗則陽
氣發而爲電聲之虩虩則二氣相薄而爲雷先儒氏
曰雷霆陰陽之正氣也或以驚蟄或以擊邪人固有
邪氣之所鍾者物亦有邪氣之所寓者正氣之震乎
邪氣亦其理也孔子迅雷必變者良以此也而况當
震而震者若商之帝乙魯之夷伯之廟則不可謂無
是理也若曰必有一物操其柄而主張之者則近於
鑿矣且若陽舒之時露以潤物者雲之澤也陰慘之
際霜以殺草者露之結也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
爲霜此之謂也其或陰氣極盛則霜之隕也或不以
時僞周臨朝陰陽易位南越極暖之地而六月降霜

想必八荒都囿於陰沴之氣矣武氏之事所可道也
言之長也雨露皆出於雲而澤之盛者爲雨澤之微
者爲露陰陽相交斯乃下雨或密雲不雨者上下不
交也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者其斯之謂乎
且陽亢則旱陰盛則水必也陰陽和調然後雨暘適
時夫以神農之聖處淳熙之世曰暘而暘曰雨而雨
固其宜也聖王臨民天地交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亦其常也有如此之德則必有如此之應矣天道豈
有私厚歟夫冤氣者招旱之由也是故一女懷冤尙
致赤地則武王之克殷足以消天下之冤氣矣眞卿
之決獄足以消一隅之冤氣矣甘雨之霔不足怪矣

而況大平之世本無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乎若夫隆寒之時天地雖已閉塞而二氣亦不得不交故雨澤之凝爲雪花蓋陰氣使然也草木之花受氣之陽故多五出五者陽數也雪花受氣之陰故獨六出六者陰數也此亦莫之爲而然耳若袁安之閉戶龜山之立庭暖寒之會山陰之興則或有守靜之樂或有訪道之誠或出於豪奢或出於放達皆不關於天道則何足爲今日道哉且雹者戾氣之所出也陰氣脅陽故其發也害於物稽於往古則大如馬頭小如雞卵傷人殺獸者或出於黷武之世或譬于基禍之主則其爲足戒於歷代者不必縷陳而推此可知矣嗚

呼一氣運化散爲萬殊分而言之則天地萬象各一氣也合而言之則天地萬象同一氣也鍾五行之正氣者爲日月星辰受天地之戾氣者爲陰霾霧雹雷電霹靂則出於二氣之相激風雲雨露則出於二氣之相合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執事於篇終又敎之曰位天地育萬物其道何由愚於此言深有感焉愚聞人君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四方正則天地之氣亦正矣又聞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天地之氣既正則日月安有薄蝕星辰安有失躔者哉天地之氣既和則雷電霹靂豈洩其威風雲霜雪豈失其時陰霾戾氣豈有作

孽者哉天以雨暘燠寒風而生成庶物人君以肅乂哲聖謀而上應天道天之時雨若乎肅也天之時暘若乎乂也時燠者哲之應也時寒者謀之應也時風者聖之應也以此觀之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不繫於一人之修德乎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又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噫今我東方動植之物咸鼓舞於鳶魚之天者豈不繫於　聖主之謹獨乎願執事以編蕘之一得上達　天聰則韋布書生庶無遺恨於篳門圭竇之下矣謹對

孔孟言性道軍旅疑

問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其於知性知天孟子反有詳於夫子歟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其於軍旅之事孔子有不及於孟子歟諸生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對性道之蘊不可輕以語人而非言則道不見三軍之行聖人之所戒懼而仁者則必無敵教有先後不可躐等而道以言見則其可終闕而不語其詳乎戰係存亡所當致慎而君子必勝則其可勉仁而不語其效乎愚請以斯說辨明問之疑可乎原夫天道之

賦於人者謂之性性之所從而出者謂之天具衆理
於形氣之內存至隱於至費之中苟非智足以窮理
而深造之者將何以窺其至玅之閫奧乎夫子之敎
循循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則
宜夫子之罕言而學者之有所不聞也至於孟子則
承道微之餘任明敎之責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垂訓
於後世故顯其微而闡其幽以天之玅用性之本原
揭示學者欲使因其言而造其理耳夫子之設敎多
術孟子之明敎有方則雖曰孟子之所知反有詳於
夫子愚未之信也況門人之如子貢者積學功至而
終聞至論則其與喟於卓爾唯諾於一貫者從可知
矣夫子於性與天道寧有所未詳乎若夫聖人之於
臨事無所不致其謹而國之大事在於行師不底其
懼則信其事之必敗不善其謀則信其功之無成此
君子之尤所戰兢而不敢失於果敢者也雖然征者
正也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者也若使發政施仁省
刑薄斂保民如子而民之愛戴若父母則天下之民
將歸往之不暇安有敢梗於雲霓之師者乎夫如是
則制梃之可以撻堅甲利兵非過言也其所以施仁
無敵者非有戒愼之心爲之本則徒有其政而已其
所以戒懼好謀者非有施仁之政爲之用則亦徒有
其心而已夫子指其心而明行師之要孟子指其政

而明行仁之效則雖曰夫子於軍旅之事有所不及於孟子愚不信也況子路血氣之勇在所當抑而梁惠復讎之志在所當戒則聖賢之訓豈不各有攸當哉由是觀之夫子之道其本在於循性知天而其末見乎文章事物非上智之資則固不可兼擧其本末而盡之也夫子安可驟以語之乎中人以下之才耶孟子傳夫子之道非詳說而極言之則聖道不明而杞柳之喩二本之說將至於恣行矣安敢避其躐等之患而不以造理之學昭示乎後學耶若使夫子槩以高且遠者每人而語之則學者將騖於茫昧恍惚之境而不察切己之病矣若使孟子終閟而不言則後之推極其知而精思妙契者將無所據而以玄妙之旨委諸虛無影像之域矣若軍旅之事則雖異於俎豆而聖人之智無所不通聖人之才無所不能其好謀而懼者乃所以濟仁者之勇也孟子學孔子者也其言本於仁義其戒在於善戰則豈以軍旅爲事者哉特以此言明仁政之效欲使時君繼武於湯文之一怒焉耳非夫子之訓則後之徒摶徒涉而自底滅亡者將何所懲非孟子之說則後之務於富強而不本仁政者將何取法哉嗚呼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其發於文章之顯動作威儀之節成性明德知天命之訓者莫非示以至理而人自不察至孟子

而始著其微旨焉其見於懼齊之威征賈之舉我戰則克之訓者可謂至於無敵而至孟子而始明其功效焉夫子之道合乎天而孟子發揚以言語者也此夫子之所以欲無言而孟子之所以未免於好辯者歟執事以爲何如謹對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四